给哥哥的一封信

亲爱的哥哥：

您好，

希望你能认真看下去，我这些真实却又幼稚的想法。我还记得去年好像我也给你道过一次歉，具体是为什么我也不记得了，不过那次是真的做错了什么，这我还是记得的。我知道我这一次次的惹祸，道歉已经在你那里没什么价值了，但我还是想把我的所想说给你听，以便结束我们那毫无价值的说教。

之所以说它毫无价值，不仅仅是在你所对我的言说，同时对我来说也是这样（因为我们根本上是站在两个立场上的）。这两个立场简单来说就是“公”与“私”。这二者的争论可以说由来已久，我们把这二者悠久的斗争历史暂时按下不表，就说说具体我们的生存状况，先拿我自己来说，小学农村老家三年，农村的条件环境你应该是熟悉的，就我自己的印象而言，有美好的回忆(农村老家，有麦田、有水塘、能赶集、晒太阳，邻居彼此相识，串访)、也有现在看来是农村糟粕的地方（小学老师素质不高（体罚、教学方法落后））。尽管那些美好也都随着我们的长大也都不在了（至少我现在没有一点体悟了，去年回家和俊广、肖去大堤散步才又重新感觉到我们的家原来是多么的温暖，她一直都等着我们回去。）

之所以那种感觉消失了，不用说我们都在其中能够感受到，他有个高大的名字—现代化。不仅我们一家、南李营，整个河南都往外省跑，去其他省市奋斗，拼搏就是为了逃离自己的家乡，或者带回名利把老家装修成西洋城堡、碉楼。我在这里也不是说老家那那都好，回到过去那种物产稀缺的时候。也不是在说现代化进程的破坏使多少人背井离乡，老家的土培房，砖瓦房确实很危险，需要现代钢筋混凝土来加固，但我们的思维变了，我们去往一个个从来就没有根基的蜂巢里，和老死不相往来的他人做邻居，靠着残破的法权维持着仅有的公共尊严，我相信你的关心、问候都是真切的，可在这个虚假情谊遍布的环境，你的真诚也变得是那么虚假，只要你说，你就会有一种虚假感，甚至你在私人领域对于亲人的真切关心也变得那么臃肿。个人的情感很难被他人体会到，一个个冰冷的语词，把我们的一切行为固定，切分，你让我怎么说？

当然我是要道歉的，这点我承认，我知道你是替我着想，一些礼貌我知道，我更想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说出，也能让听者感受到亲切、尊敬。但是你也仅仅是在你的角度说的这些道理，现在的公司压力巨大，我也知道，（虽然我没经验但济南的普遍工资也让我认清了现状是什么样），公司就是资本逻辑，你的思维也大都围绕着这一点展开的，作为个人这固然没错，好好过日子就行。但现存的各种怪相、乱象（周劼炫富、血汗工厂、医院天价费用，身边的拾荒人），我们也都是从农村出来的这些也都不陌生，各种悲伤、哀痛在民工身上的事情数不胜数，有病瞧不了，空气，水，能源都被分配为最低限度的能用就行状态，你说他们没学历、没技能活该这样吗（学历需要资本投入，基本技能也是，可他们本来缺的就是这些）？他们喜欢拧螺丝，端盘子？谁能十二、三个小时重复这些工作，他们什么时候能有基本的保障呢？咱爸、妈什么时候能有呢？你肯定这些吗？到底是谁造成的？你说你老板从跳楼到现在的成功都是个人努力，他能够活下去，靠自己打拼成功，这仅仅只能当个例子学习，但是以此作为我们每个人的人生准则未免是洗脑行为了，我们都有自己的未来，努力更是必不可少，但是努力是为了创造生命的可能，不是为了他公司的价值（这些价值大都已经拿走大部分了，剩下的是为了收买，和维持你个人活着继续给他干活），当然不是说不工作了（毕竟要吃饭），要清楚的知道这是多么不公正的机制。同时国家的基本方略逐步进入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有它的道理，但这就要牺牲一些人的生命和健康吗？我也在学习、摸索一种可能的生存状态，我曾提到的那些美好能不能再复现？不在背景离乡？不在内卷焦虑？

我先写这些，以后有机会就写。哥谢谢你一直帮我，我知道你也做了很多，但我还是希望你和你的朋友能够在那个夏夜看着UFO在天空闪烁。

此致，

敬礼

你的弟弟

李文涛

2022/8/22